

## 消失在时光中的少年

■杨箫瑟

到了知天命之年，心里总是五味杂陈，常会想起那些从生命中走过的故人。

当生命从灿烂走向寂静，就像秋风中斑驳的叶子，丝丝缕缕，都写满春天点点滴滴的回忆。这些回忆，构成了人生厚重的一本书，总是悲欣交集。

耳里频闻故人死，眼前唯觉少年多。这几年，频频听到故人离去的消息。可我没料到，参加同学聚会，竟又惊闻少年时的同窗万瑛辞世的消息。我大惊失色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连连追问。他们说，就是前不久，患癌突然走的，走之前还一直坚守在讲台上。

听到这话，我心里难受极了！眼前立刻浮现出一个少年瘦瘦高高的身影，羞涩的笑容，清澈的眼神，见人总是低头一笑，脸上瞬间飘过两片红云。

初中同学里，我对万瑛印象最深。他写得一手好字，文章也颇有灵气。而我，从小就爱好文学，与他志趣相投。每次学校举办作文竞赛，我拿第一，他屈居第二。作文课上，老师念范文，不是我的，就一定是他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社会风气淳朴，校园里男女生相处还很保守。我们几个人总是一起玩，却很少单独相处。腼腆如他，从来不敢和我多说话，只是偶尔悄悄塞张小纸条，和我探讨文学。他的字飘逸灵动，文笔也好，我敬重他的才情，对他另眼相看。

初三那年，他下晚自习回家路上被毒蛇咬了，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相约去看他。记得他家在蒋家堰镇颜家街过去靠山边的一个村庄。我们的突然来访，让他有些慌手忙脚。看着凌乱而寒碜的家，他的脸一下子红了。看他手足无措的样子，我们也没有多停留。

多年以后，经历过生活磨砺的我回想起来，突然理解了他。和一路还算顺遂的我不同，他家境贫寒，又是长子，下面还有弟妹，想必从小到大吃过不少苦。生活的窘迫，加上天性的敏感，才让他那样羞涩。

中考结束时，我们几个相约在跃进桥，迎着晚风每人喝了一瓶汽水，匆匆与青春告别。

他迫于家境，选择了读竹溪师范，而我上了高中。师范在县城边的山梁上，离我就读的竹溪一中

很近。可是，他依然像初中时一样，不好意思来找我，总是给我写信。信里写他读过的书，写师范里的生活，还会大段大段摘录他喜欢的诗。

高中学业紧张，我有时没空回信。有一次，他来找我，送了我一本席慕容的《无怨的青春》，我如获至宝。在那个年代，这可是一本很难得的书。我喜欢那些朦胧唯美的诗篇，连夜抄写，抄了整整一周，把精华的诗句背得滚瓜烂熟。我去找他送还诗集，他一如往昔，沉默不语，脸上又飞起两朵羞涩的红云。

我没有想到，时光就定格在了那里——那是我今生最后一次见他。

后来，他一直给我写信，像少年时那样。他师范毕业，分配到泉溪镇石安小学教书，而我去了十堰城区求学。他在信里诉说在大山里教书的孤寂，也写了生活中的种种欢欣。

有一封信让我印象特别深。他用极好的文笔，描述了在山里跟乡民一起用铁锤敲击石头震昏鱼后捕获的刺激，还写了和学生去秋天的山林里摘猕猴桃、打板栗的快乐。

在他的信里，那里宛如世外桃源：学生清晨从山上采来野花送给他插瓶；家访时和村民围坐一起，用吊罐炖腊肉，喝着苞谷烧，看皎洁的月亮从山坳里升起，听清溪潺潺，时光悠悠流淌……

透过他的文字，我感觉他还是当初那个纯净的少年。可是，我的心境却变了。毕业后我留在十堰，在陌生的城市里打拼，渐渐顾不上回他的信。慢慢地，便和老同学失去了联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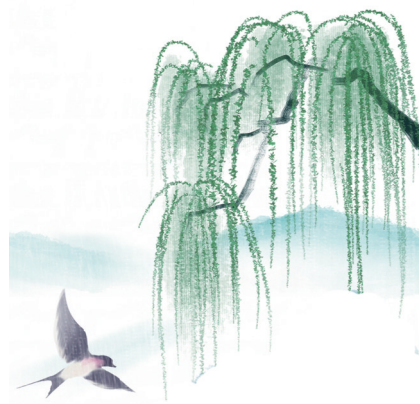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。

十多年前，听说他终于从村里调回镇上教书。正赶上初中同学“十一”聚会，他托同学带话，说要开车接我，请我吃饭。而我恰巧去了山西旅游，没有赴约。

错过了这一次，命运没有再给我弥补的机会，此后我们再也没有相逢。想起那个青涩的少年，在时光中越走越远，我不禁泪眼婆娑。

有时候，一个转身，便是永别。彼岸花开，浓雾弥漫，故人再也寻不见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十堰市融媒体中心）

归尘仍为兄  
长念永不息

■黄天申

三月雨意渐浓，风里漫着湿凉的草木清气。这一年多来，每逢这般天气，我总无端恍惚，仿佛下一刻便能听见大哥爽朗的笑声。回头望去，却只剩空寂的时光。翻看手机里他温和的眉眼，那些与他相伴的岁月，便如潮水般汹涌而至，清晰得令人心痛。

大哥一生，起于故乡黄土，却在新疆戈壁，走出了属于他的壮阔人生。二十岁那年，他怀着对命运的不甘，揣着对新生活的热望，背上行囊远赴边疆。彼时新疆风沙漫天，矿井幽深，他却从未有过退缩。从最基层的矿工做起，掌灯入井，挥汗劳作，凭着坚韧不屈的意志稳步前行。从组长到矿长，身份几经更迭，唯有那份踏实做事的赤诚未曾褪色。在异乡的寒夜里，他以勤恳赢得众人敬重，以瘦削肩膀扛起长子之责，为整个家撑起一片安稳天地。

大哥亦是心怀远见之人。半生坎坷，让他比谁都懂得知识的分量。他放下“子承父业”的旧念，忍下骨肉分离的不舍，毅然将三个儿子送回故乡求学。那些年，他在新疆日夜打拼，只为给孩子们攒下求学之路的底气；那些隔山隔水的牵挂，都化作他对晚辈最深沉的期许。如今儿女皆有所成，想来大哥于九泉之下，亦能含笑心安。

古道热肠，本就是大哥刻在骨血里的性情。在新疆乌苏站稳脚跟后，他从未忘记老家亲人。但凡有晚辈前来闯荡，他必倾心相待，为他们遮风挡雨。在那片异乡土地上，大哥便是家乡人的“主心骨”，是漂泊者最坚实的依靠。

退休之后，大哥归乡之心愈加热切。他一次次回到老家，在老宅檐下静坐，在村间小道漫步，在祖坟松柏前驻足。他常说，人老了，总要归根。苍天不负，终是成全了他的心愿。弥留之际，大哥安然回到故土，躺在出生时的旧床之上，伴着熟悉的乡音，走完了这一生。

我们忍着悲痛，将大哥安葬于故里青山之间。那里松涛阵阵，正是他魂牵梦萦的归宿。

大哥，渐近清明，春色正好。愿你在天堂安然长眠，从此无烦无扰，岁岁年年，都有故乡春风相伴。

（作者地址：十堰市老虎沟22号）

## 侧柏

■陈秀莲

我一直想在母亲坟前种两棵侧柏，一边一棵，在她身边守着。可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这件事始终只停留在愿望和想象里。我在脑海中一遍遍勾画：去买树苗，一趟趟提水上山，给新栽下的树浇足水，保证它能活下来。直到那天早上树苗也还没买回来。

早上才六点，我就接到父亲的电话，心里有些诧异。电话那头，父亲深深喘了口气，缓缓地说，他弄到两棵侧柏。父亲耳背，我大声问：“哪儿来的侧柏？”他竟一下听见了。他说早上散步时，遇到一个人手里拿着两棵侧柏，就问人家树是哪儿弄的，他也想要两棵。那人抬手一指，说就在几步远的地方，自己去拿。父亲猜，应该是昨天绿化剩下的苗，他拿了两棵。我想了二十多年的侧柏，父亲在一个早晨就这么遇见了。

天灰蒙蒙的，预报说有雨。我给弟弟打电话，叫他开车，父亲也跟了来。车停在山脚下，弟弟一手提水，一手拿一棵树；父亲扛着锄头和铁锹；我拿

着另一棵树。上山的羊肠小道，有些滑，有些陡，得小心走着。

母亲坟前没有立碑，本该立碑的地方空着。空着就空着吧。母亲能给的、能留下的，都只能放在我们心里。拿出再多话语、写下再多词句，于她这个人、她这一生而言，终究是片面的，失真的。还好，修墓的时候，留了种树的地方。在那里，我们可以种上侧柏。

今天我们就是来种侧柏的：挖出土，放进树，浇水，再把土填回去，最后又浇了一遍水。两棵树栽好了，像是土里原本就长出来的，在母亲坟前，绿油油地挺立着。侧柏有一股好闻的香味。树散发的香味尽管无声，却也和人的语言一样，在进行着某种交流，某种交换，甚至比语言来得更深入、更全面、更真实。

种完树，下山，没过一会儿就下起雨来。下午雨更大，一直持续到深夜。

（作者地址：十堰市一中门口今心书店）

## 清明征文启事

一年一清明，一岁一追思。  
梨花风起，思念随风化雨。再逢清明，睹物思人，抚今追昔，相聚和别离的话题再次开启。

今年，十堰晚报、秦楚网继续开展“清明·长相思”征文，诚邀您以笔寄情，讲述生命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告别，无论是祖辈掌心的温度，还是故园檐角的月光，或是泛黄照片中的微笑。对逝者的每一份思念，都是他们来过的证明。愿他们听得见人间

的思念，也愿他们牵挂的人沐爱而行，岁岁安好。

十堰晚报、秦楚网将为广大读者搭建一个追忆缅怀的平台，让你的追思倾泻于笔尖，让你的心声被更多人倾听。征文即日起，十堰晚报将开辟专版，择优刊登。

一、征文要求：题目自拟，须为今年原创，拒绝一稿多投。诗歌不超过40行，散文字数不超过1200字。情长纸短，版面有限，请选取两三件往事，用动人的细节表达追思，不接受人物生平简历类文章。

二、投稿方式：

1、发送稿件到邮箱：sywbzw@163.com，请作者留下详细地址、电话号码和姓名；

2、发微博#晚报清明征文#@十堰晚报；

3、在秦楚论坛文学版发帖，请注明清明征文。

三、征稿截止时间：4月5日。

作品一经采用，即奉稿酬。

十堰晚报秦楚网  
2026年3月23日